



前漢書
十六



1735
32

雋疏于辭平彭傳第四十一

漢書七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字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曰

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

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師古曰督謂察視之東至海曰軍興誅不從命者師古曰有

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典軍之制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

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劍櫛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

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足也櫛音磊標音匹遙反佩環玦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珮之缺也帶環褒衣博

帶師古曰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廣博之盛服至門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門下欲使

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已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

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文穎曰躡音纒

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躡謂納履未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

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躡音山爾反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山諸同人
月山諸同人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山諸同人

子威名舊矣

師古曰勝也公子勝之子也舊久也瀕音頻又音質

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

太柔則廢威行施之

師古曰勝也公子勝之子也舊久也瀕音頻又音質

曰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師古曰勝之知樹立也

不疑非庸人

師古曰庸常也

收納其戒深接曰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

從事皆州郡選吏

師古曰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為從事

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

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

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

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

每行縣錄囚徒還

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因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行音下

更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

如淳曰反音備備奏使從輕也師古曰幾音居起反即不疑多

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

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

師古曰旒旌旗之屬畫龜蛇曰旒

衣黃襜褕著黃冒

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襜音昌瞻反褕音踰冒所冒覆其首即今之下裙冒也詣北

闕自謂衛太子

師古曰太子

公車曰聞

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者

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

雜識視

師古曰雜共也素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

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

闕下曰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

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

師古曰安猶徐也

不疑曰諸

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

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輒蒯瞶子也蒯瞶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貴趙鞅納蒯瞶於戚

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引距蒯瞶也輒之義可引立乎曰可奈何不引父命辭王父命也

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

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

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在位者皆自己

不及也大將軍光欲曰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曰病免終

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

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

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

人他皆類此

本夏陽人姓名方遂居湖師古曰湖縣名呂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

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呂

富貴

師古曰幾讀曰冀

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

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

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

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

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呂

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

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

宣帝幸太子

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呂為太子少白

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呂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

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

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呂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呂淺陋

上善其言呂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

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

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呂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

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

天之道也

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

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

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呂壽命終不亦善乎受

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

師古曰移病即移書言病也一日呂病而移居

滿三月賜告

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呂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

皇太子贈呂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

蘇林曰長安東都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二王及劉屈氂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

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

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

共具設酒食師古曰日日設之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

金餘尚有幾所趣賣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

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吐師古曰幾讀曰奠

今日飲食廢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師古曰間即閑字也廣曰我豈老

大人莊嚴之稱也故師古曰諄感也音布內反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即閑字也令子孫勤力其中

諄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諄感也音布內反足且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且為羸餘但教子孫怠惰耳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人之怨也

吾既亡且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且惠

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且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

是族人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皆且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鄉人也師古曰鄉音談其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

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羅也遭也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

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

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索丁壯奈何師古曰索古累

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時掌反于公且為

此婦養姑十餘年且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

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其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

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

疆斷之咎黨在是乎師古曰黨音他朗反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

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且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于父父死

後定國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且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

者獄且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

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

諫昌邑王者皆超選定國繇是為光祿大夫師古曰繇與由同平尚書事甚

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

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

與鈞禮師古曰鈞禮猶言元禮恩敬甚備學士咸聲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

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

師古曰言定罪皆當于定國為廷尉民自巳不冤師古曰言知其寬平皆無冤枉之慮定國食酒至數石

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叙定國子承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冬月請治讞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

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曰定國

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

無所拂師古曰言不相違戾也拂音佛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言與定國不同定國

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言事者可定國所言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

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師古曰言事者謂上書陳事也上於是數曰朝日引

見丞相御史師古曰五日一聽朝故云朝日也入受詔條責曰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

民師古曰賊發不得恐負其殿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

師古曰亟急也不急追賊反禁繫失物之家後不敢復告曰故寢廣師古曰寢漸也民多冤結州郡不理

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曰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謂令長

丞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曰故重困師古曰趣讀曰促重音直用反關東流

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

猶恐不贍師古曰贍足也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曰塞此咎師古曰塞補也悉意條狀

陳朕過失師古曰悉盡也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

復曰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師古曰言遭飢饉不能相養丞相

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曰錯繆至

是師古曰錯互也繆達也謂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

其憂不細公卿有可師古曰息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師古曰大言誠對師古曰

相朕躬不敢怠息師古曰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師古曰大能毋過者

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師古曰言民寡禮誼陰陽不

調災咎之發不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師古曰言已記不敢專也況於非

聖者乎師古曰非聖日夜惟思師古曰言所師古曰言已未能盡萌師古曰言經曰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語堯曰篇君雖任職何必師古曰言顯焉師古曰言經曰萬方

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

明強食慎疾師古曰定國遂稱篤固辭上廼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

斤罷就弟數歲七十餘薨諡曰安侯子永嗣少時嗜酒多過失師古曰

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師古曰父任為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

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師古曰列侯為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

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師古曰選尚焉上

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間門

壞父老方共治之師古曰于公謂曰少高大間門令容駟馬高蓋

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

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辭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師古曰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蕭

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師古曰薦廣德經

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為博士論石渠張晏曰遷諫大夫代貢

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醞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

禮畢因畱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墮

禮畢因畱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墮

禮畢因畱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墮

禮畢因畱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墮

禮畢因畱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墮

禮畢因畱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墮

禮畢因畱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墮

禮畢因畱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墮

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師古曰撞音丈江反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

願陛下亟反宮師古曰亟急也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

上耐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

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臣血汗

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召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日召見死傷犯於齊絮不得入廟祠也上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先歐光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歐導乘輿也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

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

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也乃從橋後月餘巨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年穀不熟也與丞相定國大司

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

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巨為榮縣其安

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巨示榮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云縣車之義巨洎小臣也

平當字子思祖父巨嘗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梁園之縣也當少為大行

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柳邑令師古曰柳音詢巨明經

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

失師古曰傳讀曰附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巨衡然指意畧同自元帝時韋

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

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治天下者三十年然後仁道成著也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

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

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

本有不立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必有因

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師古曰迹謂求其蹤迹也昔者帝堯南面而治

先克明俊德巨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師古曰虞書堯典序堯之德曰克明俊德巨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

萬邦故云然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師古曰言嚴謂尊嚴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

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

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吕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為周之始祖乃追王太王王季吕及

后稷是不此聖人之德亡吕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

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

奉吕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吕永年傳於亡

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言能正考古道吕立功立事則可長年享國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

使行流民幽州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俸有意者師古曰勞俸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

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吕救民急師古曰念民者所鹽官不專也

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

鴻臚光祿勳師古曰象古累字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

成下有司議當吕為作治連年可遂就師古曰就亦成也上既罷昌陵吕長

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吕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

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師古曰前議謂罷昌陵後上遂封長當吕經明禹

貢使行河師古曰尚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經故使行河也行音下更反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

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吕

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

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强起

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

卧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吕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

曰朕選於眾吕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

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

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

君其勉致醫藥吕自

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言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

持後月餘卒子晏曰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

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也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假治易事張禹舉為博士遷東平

太傅禹曰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錄是入為右

扶風師古曰錄讀與由同遷廷尉曰王國人出為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數年

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

令丁傅處爪牙官迺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

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

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

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曰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

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上言迺召宣為光祿大

夫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為

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

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曰為言覆音芳目反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師古曰眊

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

與耄同 疾寘溝壑師古曰疾古侯字莽白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

于老眊昏亂非所曰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

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宜居國

數年薨諡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迺絕

贊曰雋不疑學曰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

足之計免辱殆之繁師古曰繁音力端反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為

任職臣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言折獄師古曰哀鰥哀恤鰥寡也哲獄知獄情也辭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遁

有恥彭宣見險而止師古曰遁與巡同異乎苟患失之者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

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謂其患於失位而為傾邪也贊言當宣二人立操有異於此矣

九

雋疏于僻平彭傳第四十一

藝川宅鳳尊
氏書回用甫

前漢七十一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漢書七十二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

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也遷謂從紂都遷之以來春秋左氏傳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以

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伯夷叔齊薄之

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為不孝以臣伐君為不忠餓于

首陽不食其祿

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雒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為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

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近為是也

周猶稱盛德焉然

孔子賢此二人呂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

師古曰事見論語而孟子亦云聞

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師古曰懦柔弱也音乃喚反又音儒

奮乎百世之上行乎

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

黃公角里先生

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代皇甫謐園稱之徒及諸

地理書說竟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語又不經

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弃畧一無取焉

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

雒深山

師古曰即今之商州商雒縣山也

呂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

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
 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呂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
 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輔決
 錄云子真名樸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真
 皆其比字也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
 鳳曰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訕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呂為卜筮
 者賤業而可呂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
 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
 呂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曰閱數人師古曰裁與
 才同閱歷也得百錢足自養則
 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師古曰肆者市也
 列所坐之處也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
 著書十餘萬言師古曰嚴
 周即莊周楊雄少時從遊學呂而仕京師顯名數為
 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
 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呂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

訕也彊心呂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呂為從事乃

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呂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

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師古曰以身沒
 而無名為病盍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孟康曰盍何不
 也言何不因名

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師古曰謂當
 時諸侯王也惡虐成其名師古曰惡於
 何也惡音烏谷口

鄭子真不訕其志耕於嚴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

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玄
 然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沉不作苟見不治

苟得師古曰不為苟顯之
 行不事苟得之業父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呂加諸師古曰隨隨侯
 珠也和氏璧

夏黃公用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呂激貪

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呂禮讓進退云

也諸
 之也舉茲呂旃不亦寶乎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
 亦國之寶乎自此以上皆楊雄之言也自園公綺里季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也少時學明經呂郡吏舉孝廉為郎補

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

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

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

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故

傷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縣名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

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昔召公述職師古曰

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虐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

伐邵伯所蒞蔽茅小樹貌也甘棠杜也蒞舍也師古曰蔽音必二反茅音方味反蒞音步未反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

銜師古曰搏促也師古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咤亦叱手苦於筆轡師古

音止繁反身勞瘁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夏則為大

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匿薄師古曰匿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迫也數呂奭脆之

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曰奭柔也音而亮反非所呂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又非所

呂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隆高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屋也旃與氈同明師居

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

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師古曰訢古欣字其樂豈徒銜楛之間哉

師古曰銜馬銜也楛車鉤心也張揖以楛為馬之長銜非也楛音其月反

休則俛仰誦信呂利形師古曰形體也信讀曰伸進退步趨

巨實下如淳曰今人不行則氣也適於呂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

有喬松之壽師古曰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

稷安矣師古曰臻與臻同臻至也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

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呂承聖意諸侯骨

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臣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慰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師古曰從音子用反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父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師古曰已解於上今大王臣喪事微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與舉衆事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天引之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弃羣臣屬曰天下寄幼孤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緥之中

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臣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已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師古曰音言其深多也量音力向反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嘗臣為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臣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師古曰道讀曰導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臣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與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為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也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

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師古曰三代夏殷周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言治左右不正難言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言正身也所使所言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曰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此其本也春秋所已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董仲舒傳今俗吏所已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已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已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敝深難久行是已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師古曰萌生言其爭出如草木之初生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師古曰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孝經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

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唯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裁同吉意已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師古曰由之而生故云萌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已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解具在高紀使男事女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已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已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已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已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臯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

不仁者遠

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

今使俗吏得任子弟

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為郎

率多驕騫不

通古今

師古曰鴛與傲同

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

師古曰伐檀詩

篇名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

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

師古曰尚方主巧作

明視天下

曰儉

師古曰視讀曰示

古者

工不造瑯琊商不通侈靡

師古曰瑯琊者刻鏤為文瑯音象

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

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曰其言迂闊不甚寵

異也

師古曰迂遠也音于

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

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曰啖吉

師古曰啖謂使食之音徒濫反啖亦啗字耳此義與高紀啗以利同

吉後知

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

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

此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

師古曰彈冠者且入仕也

言其取舍同

也師古曰取進趣也舍止息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

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曰詩論語

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曰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

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曰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

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論語稱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

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

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曰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

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

宣從左馮翊代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曰名

譽加於實效

師古曰言不聽虛名

考績用人之法

師古曰言用人之法皆須考以功績

薛宣政事已試

有效也師古曰言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

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月薛宣

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月薛宣

免遂代為丞相眾人為駿恨不得封侯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

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

華元善人也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右曰二子是也亦何敢娶駿子崇曰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

有能名建平三年曰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

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宮師右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共音居用反養音亮反坐祝詛

下獄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師右曰婚婿之家哀帝曰崇

為不忠誠策詔崇曰朕曰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師右曰謂自朝及身皆有名也

位曰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右曰繇與由同由從也反懷詐諉之辭師右曰諉詐言也音虛袁反欲

曰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師右曰錯置也不遵法度亡曰示百

僚左遷為大司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

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

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為傳婢所毒薨國除師右曰凡言傳婢者謂傳相其衣服祗席之事一說

傳曰附謂近幸也

自古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

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

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右曰一囊之衣也不畜積餘財師右曰畜讀曰蓄去位家

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右曰以

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曰明經絮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刺史病

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曰職事為府官所責師右曰太守之府免冠

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

數虛已問曰政事師右曰虛已謂聽受其言也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

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師右曰秣養也謂以粟米飯也牆塗而不

瑀木摩而不刻師右曰瑀字與彫同彫畫也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

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

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

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

貢不欲煩勞也

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

儉宮女不過十餘廢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

師古曰綈厚繒音徒奚反

器亡

瑠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盛臣下亦相放效

師古曰綈亦同

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

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

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

在於陛下師古曰正曲曰矯復音方目反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曰自節焉

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也方今宮室已定亡

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師古曰三服

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二工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

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音先嗣反

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巳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東西織室亦然

廢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子往太后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

銀飾非當所已賜食臣下也師古曰食讀曰飲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

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

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人至相食而廢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迺日步作

之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

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已填後宮師古曰此填字讀與贗同及弃天下昭

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

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已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

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

陛下烏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

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

者至數十人是已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及眾庶葬埋皆虛

地上已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上謂天子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

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

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也故請止留二十人

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

哀憐也廋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已為田獵之園

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已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

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

女母貳爾心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諶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也于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監信可畏也母貳爾心機事易失勿猶豫也當

仁不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故引之獨可已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師古曰揆度也不

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師古曰上下猶言高下謂苟順從也上音時掌反臣禹

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師古曰拳拳解在劉向傳下鮑宣傳倦倦音義亦同天子納善其忠迺下

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已與貧民又罷

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

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師古曰裋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

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師古曰過猶誤也臣賣田百畝已供車

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廩食太

官師古曰謂太官給其食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絲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

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天子之醫也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祿大夫

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已益富身日已益尊誠

非中茅患臣所當蒙也師古曰中古草字伏自念終亡已報厚恩日夜慙愧

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

益所謂素餐尸祿滂朝之臣也師古曰滂與汚同音一故反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

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躡仆氣竭不

復自還師古曰躡音顛蹶也仆音赴仆頓也不自還者遂死也還讀曰旋

婦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師古曰及身生謂及未死之前死亡所恨天子

報曰朕已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史魚衛大夫史鮒也語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

如矢言其壹志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師古曰孳與致同致致不意也寡少也言少有此人

故親近生幾參國政師古曰幾讀曰與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

意豈有所恨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師古曰言志趣不同往者嘗令金

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曰王命辨

護生家雖百子何曰加傳曰亡懷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何必思故鄉生

其強飯慎疾曰自輔後月餘曰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

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

禹曰為古民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

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

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廼筭又言古者不曰金錢為幣專意

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

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

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減空虛不能含氣出雲

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五銖錢

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

足民心搖動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

之利師古曰若有萬錢為賈則獲二千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梓

中杷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梓拔取也中古草字也杷手培之也胼併也胝繭也梓音才凡反杷音蒲巴反其字從木胼音步千反胝音竹尸反培音蒲交反

已奉穀租又出橐稅師古曰橐禾稗也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

故民棄本逐木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曰賈師古曰賈田與人而

更爲商賈之業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曰姦邪不可禁
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
亡復曰爲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貴賣曰販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
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曰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遵古
法於事便也復音扶目反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曰寬繇役師古曰繇讀曰徭
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稅良民曰給之歲費五六鉅萬
宜免爲庶人稟食師古曰給其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師古曰乘登也又
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曰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
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
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
誅師古曰白明也疑者曰與民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
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

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師古曰從讀曰縱者讀曰嗜用度不足廼行壹切
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曰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
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
府者曰爲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
姓者曰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音千高反故亡義而有財者
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誑也諛音慢又音武連反諛逆而勇猛者貴於
官師古曰諛亂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曰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曰禮義爲史書
而仕宦何曰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
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
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
其子俗之壞敗廼至於此是察其所曰然者皆曰犯法得贖罪求士
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尚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

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曰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
亡但免官師古曰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
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曰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讀曰解四
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師古曰微亦無也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音竹仲反斷音丁
煥反況乎呂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
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
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自成康呂來幾且千歲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欲為治者甚眾
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曰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
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天下艱難也醇法太宗之治正己曰先下
選賢曰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師古曰遠離也音千萬反調古諂字放出園
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
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師古曰解讀曰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

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迺出口錢
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
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
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曰迭毀迭音大結反為御史大
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曰其子為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
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語在韋玄成傳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二人相友並著名節
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
朝聞舍高明聘舍為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
安師古曰卒終也終其經業而勝為郡吏三舉孝廉呂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為
尉壹為丞勝輒至官迺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馬翊縣也病去官大
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

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音甫有詔皆徵

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

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詞也音戈癸反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甯

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

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曰儉

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

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廼復還勝光祿大夫

師古曰依舊官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後歲餘

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

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

光等十四人皆曰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

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迷國不疑文穎曰信必迷國不疑也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日復會左將

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師古曰今欲奏此事君定從何議也勝曰將軍

曰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師古曰并劾勝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

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師古曰謂如尚書所劾奏也勝曰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

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

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意自變耳禮不變也常悲謂勝曰我視君何

若師古曰何若言無所似也君欲小與眾異外曰采名君廼申徒狄屬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自沉

於河

先是常又為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師古曰言於誰

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師古曰連恨謂再被謂去即應曰聞之

白衣戒君勿言也服虔曰聞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便上之邪師古奏事不詳

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不審妄有發作自觸罪勝窮亡曰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洿

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

得給事中與論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

訟矯謾亡狀師古曰疾急也矯古情字謾讀與慢同亡狀無善狀也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

乞骸骨上廼復加賞賜曰子博為侍郎出勝為渤海太守勝謝病

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為光祿大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

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琅邪邴漢亦曰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

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曰

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閔勞曰官職之事其務

修孝弟曰教鄉里行道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若今官人行得過驛也縣次具酒肉食從

者及馬師古曰道次給酒肉并飲其從者及馬也食讀曰飲長吏曰時存問常曰歲八月賜羊一頭

酒二斛不幸死者賜復衾一祠曰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

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曰

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

致仕所曰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曰官職之事

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大夫其修

身守道曰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

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

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

曰龔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

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師古曰師猶就也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

欲令至廷拜授印綬師古曰廷謂縣之庭內舍曰王者曰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

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

界師古曰湖縣也時屬京兆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祿大夫數賜

告舍終不肯起廼遣歸舍亦通五經曰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

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

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

師古曰即就也

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

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

迎勝即拜

師古曰就家

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印辨裝使者與郡太守

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已上入勝里致詔

師古曰行義謂鄉

諸生謂學徒也

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

南牖下

師古曰牖窗也於戶

東首加朝服拊紳

師古曰拊引也卧著朝衣故云加引大

加朝服拊身故放

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

聞所欲施行已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已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

使君上道必死道路

師古曰示若尊敬

無益萬分使者要說

至已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

少氣可須秋涼廼發

師古曰

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

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已茅土之封雖疾病

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

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已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

誼豈已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已棺斂喪事

師古曰棺音工煥

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

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

使者太守臨斂賜復衾祭祠如法門人哀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

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嗟薰已香自燒膏已明自銷

師古曰

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

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東州丞

師古曰

州渤海之縣也

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病去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郎後已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師古曰出六條之外行部乘傳去法駕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傳音張戀反駕一馬師古曰言其單率不依典制也舍宿鄉亭為眾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已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已充塞朝廷師古曰妨塞滿也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已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

骨鯁白首著艾魁壘之士

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曰魁音口助反壘音磊

論議通古今喟然動

眾心

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丘位反

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

賢等在公門省戶下

師古曰敦謂厚重也

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

師古曰共讀曰恭

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

下服

師古曰四罪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二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

今除一吏而眾皆惑古刑人尚服

今賞人反惑

鄧展曰不得其人使之下惑也

請寄為姦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

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

有七亡

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

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稅租

二亡也

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行反

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

師古曰並依也音步浪反豪強大姓

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

遮六亡也

晉灼曰遮古列字也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聲以為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

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七亡也

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

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反

治獄深刻二死也

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怨讎相殘五死也歲

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

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

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

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師古曰惻隱皆痛也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

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求也稱音尺孕反曰苟容曲從為賢曰供默尸祿為智師古曰尸主

但主食祿而已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與有益豪毛豈徒欲使

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天下迺皇天之天下也

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

尸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拮掇也拮音

居點反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師古曰厭飽足也空孔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

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師古曰安焉也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

臣董賢多賞賜曰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漿

也貧人茹之也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

瓚曰漢儀注官如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

官爵非陛下之官爵迺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

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人此人不當受於此官也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師古曰說讀曰悅方陽侯孫寵宜

陵侯息夫躬辯足曰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

宜曰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

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

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智謀威信可與建教

化圖安危師古曰建立也圖謀也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

為姦師古曰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委音迂偽反輸音式喻反可大委任也陛下前曰小不忍退武等海

內失望師古曰小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之也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

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
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
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太官廣田宅厚
妻子不與惡人結讎怨已安身邪誠迫大義官已諫爭為職不敢
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
之戒臣宣呐鈍於辭師古曰呐亦訥字也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已宣名儒
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廼徵孔
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
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
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猶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
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
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師古曰仄古側字也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

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庶眾歛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歛音翕說音

悅次亦同也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廼二月丙戌白虹軒日連陰

不雨師古曰軒音干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

董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葭音工遐反葭音葭葭莩音葭葭喻輕薄而附著也解在景十三王傳但已令色諛言自進

師古曰令善也諛諂也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已為小復壞暴室師古曰

第總為一第賜賢猶嫌隘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

得賞賜師古曰為賢第上持時行夜者音下更反上家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

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下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已

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

物還之縣官如此可已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讎未有得

又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已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復徵

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已應天心師古曰易改也建立大政已

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師古曰不欲

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願賜數刻之間師古曰刻漏刻也開空際極竭髦

之思師古曰髦音沐猶蒙蒙也如淳曰謹愿之貌也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上感大異

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哀帝改司

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官屬

已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

掾史師古曰鉤留也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

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而司隸閉門不得入也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

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大學下曰欲

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

宣既被刑迺徙之上黨已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長為之

長帥也雄為之雄豪遂家于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長讀如本字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

之心迺風州郡已擧法案誅諸豪桀師古曰風讀曰諷及漢忠直臣不附已

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師古曰詔顯其名而捕之興與宣女婿許緝

俱過宣一飯去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

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遂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

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師古曰并列其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後皆類此遂音千旬反郇音荀又音胡頑

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

履空服虔曰履猶屨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著敝衣躡空履也空穿也已瓦器飲食又已歷遺公卿服虔曰以瓦器遺之

被虛偽名師古曰被音皮義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

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已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

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祝已衣衾師古曰贈喪衣服曰祝祝音式丙反其字從衣其

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曰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祠使者曰聞莽說其言不强致師古曰說讀曰悅方居家曰經教授喜屬文師古曰喜音許史反屬音之欲反著詩賦數十篇始喻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師古曰喻麋扶風之縣也喻音踰也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刺史亦曰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曰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于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曰為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師古曰視讀曰示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

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太官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上繫辭也謂發跡雖異同歸於道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曰別矣師古曰言蘭桂異類而各芬馨也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曰失其世者多矣師古曰懷也言不能去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今龔勝不受莽官蹈斯之迹也貞而不諒薛方近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信也薛方志避亂朝詭引巢許為喻近此義也郭欽蔣詡好遁不汗絕紀唐矣師古曰欽詡不仕於莽逃遁濁亂不汗其節殊於絕及兩唐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龔氏 龔氏 龔氏

漢書七十二

韋賢傳第四十三

漢書七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為楚王傅而歷相三王也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

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為豕韋氏也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

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也彤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也總齊羣

邦師古曰翼送彼大彭勲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師古曰送互也自言豕韋氏與大彭互

至于有周歷世會同師古曰繼為諸侯預盟會之事也王報聽譖寔絕我邦

我邦既絕厥政斯逸應劭曰言自絕豕韋氏之後政教逸漏不與由同也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

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師古曰繇與由同也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

崩離宗周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師古曰庶尹衆官之長也羣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我祖斯微

我祖斯微

于彭城師古曰言我之先祖於此遂微也惡古遷字其不並同在于小子勤諛厥生師古曰諛歎聲音許其反阨此媿秦

耒耜巨耕師古曰言遭秦暴媿無有列位躬耕於野悠悠媿秦上天不寧迺眷南顧授漢于京

於赫有漢四方是征師古曰於讀曰烏鳥歎辭也赫明貌凡此詩中諸歎辭稱於者迺命厥弟

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師古曰兢兢謹戒也惠此

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也迺及夷王

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師古曰咨嗟也永長也夷王立四年薨戊乃嗣位故言不永也左右陪臣此

惟皇士師古曰爾雅云皇正也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水已繼祖考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

念敬慎如履薄水之義用繼其祖考之業也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絲絲是放是驅師古曰絲與悠同悠悠行貌放犬也

務彼鳥獸忽此稼苗丞民已匱我王已媿師古曰媿與媿同媿行言眾人失此稼穡以致

夫喟喟黃髮如淳曰喟喟自媿貌也師古曰喟喟直言也喟音踰喟音五各反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

臣追欲從逸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從逸遊也臣瓚曰藐媿彼顯祖

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師古曰睦密也言服屬近曾不夙夜已休令聞師古曰休美也

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司執師古曰靡無也言執天

正遐繇近始其怙茲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始而王怙恃與嗟嗟我王

曷不此思非思非鑿嗣其罔則師古曰不思鑿戒之義彌彌其失岌岌其

致水匪霜致隊靡媿瞻惟我王昔

靡不練師古曰言堅水之成起於微霜隕隊之咎由於怠慢興國救顛孰違悔過

追思黃髮秦繆已霸師古曰言興復邦國救止顛隊之道無如能自悔其過惡秦繆公

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之君子庶

王如何曾不斯覽師古曰覽視也叶韻音濫黃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曰黃髮不近者斥遠

其在鄒詩曰

微微小子既考且陋師古曰自言年老材質鄙陋也豈不牽位穢我王朝應劭曰言豈不戀此

不肅清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恐已穢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

征李奇曰於此便行也師古曰此皆孟已去遜辭不欲顯王之過惡也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

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懸車之義曰洎小臣應劭曰古者七十縣車致仕洎及也天子以縣車之義及我也

師古曰洎音鉅與反相之相近既夫禰祖惟懷惟顧師古曰父廟曰禰言去其父祖舊居所以懷顧也禰音迺禮反祁祁我徒戴負

盈路師古曰祁祁衆貌一曰祁祁徐行也徒謂學徒也戴負者謂隨其徙居也爰戾于鄒鬻茅作堂師古曰戾至也鬻字與剪同我徒

我環築室于墻師古曰環遠也我既蹇逝心存我舊夢我漬上立于王朝應劭曰漬言夢爭王室之名曰猶不忘本也

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師古曰弼戾也念我祖考

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師古曰夢在王朝及寐之寤乃在鄒也寤覺也喟音丘位及覺音工效反

泣涕其漣師古曰漣漣泣下貌音連微微老夫咨既遷絕師古曰咨嗟也絕謂與舊居絕也洋洋仲尼視

我遺烈師古曰洋洋美盛也烈業也視讀曰示孔子鄒人故言示我遺業也洋洋音祥又音羊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

歌于異他邦師古曰言禮樂之教不同餘土也我雖鄙考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

而師古曰而者句端之辭侃和樂貌音口日反孟卒于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

是詩也自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師古曰篤厚也兼通禮

尚書曰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

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

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已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師古曰

曰與讀曰豫徙為長信少府師古曰長信者太后宮名為太后官屬也已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

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孟康曰屬沛郡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

歲地節三年已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弟一區丞相

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

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已明

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如淳曰籬竹器受三四斗今陳

八前漢七十三

留俗有此器蔡謨曰滿籬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我陳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籬籬也楊雄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笥為籬然則籬籠之屬是也今書本籬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

玄成字少翁已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師古

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師古曰輟從者之車馬也已為常其接人

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師古曰繇與由同已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

河都尉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後王國除為大河郡初玄成兄弘為大常丞職奉宗廟典諸

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已弘當為嗣故救令自免師古曰恐其有罪見黜妨為繼嗣故令以病云官也

弘懷謙不去官師古曰謂若欲代父為侯故避嫌不肯也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

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

等與宗家計議師古曰博士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倩音千見反共矯賢令師古曰矯託也使家丞上書

言大行師古曰為文書於大行以言其事也已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

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

昏亂師古曰使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已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奉狀

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

者師古曰辟讀曰避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師古曰即案驗玄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

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晦而

不宣師古曰晦讀與暗同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聲名也僕素患陋過為宰相執

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

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已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師古

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史遂已玄成實

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已玄

成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為未央

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已列

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師古曰淖泥也音女教反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

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

曰吾何面目已奉祭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

建伯有殷已綏師古曰建立也立為伯也綏安也以此伯故天下安也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

邑四牡翔翔師古曰四翔翔安舒貌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應

曰歷世有爵位肅肅楚傅輔翼元夷師古曰元王夷王也厥駟有庸惟慎惟祗孟康曰駟馬也尚書車服以

庸庸功也師古曰庸亦常也即上車服有常同義也祗敬也嗣王孔佚越遷于鄒師古曰孔甚也佚與逸同五世壙僚至我

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擴空也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師古曰聞合韻音問左右昭宣五品已

訓師古曰左右助也言為相也五品五教也訓理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既考致位惟懿惟奐師古曰言以年致仕也懿美也奐盛也厥賜

祁祁百金泊館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泊及也國彼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

從繹繹六轡是列是理師古曰繹繹和調之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

宗是師師古曰穆穆天子之容也宗尊也言天子尊之以為師四方遐爾觀國之輝師古曰輝輝光也茅土之繼在

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師古曰形見也言具形謙讓志節顯見也於休厥德於赫有聲師古

曰於皆歡辭也休美也致我小子越留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已身而留在京師豫朝請惟我小子不肅會同

肅敬也媵彼車服黜此附庸師古曰媵古情字也削爵為關內侯故云黜此附庸言見黜而為附庸也赫赫顯爵白

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

夷蠻師古曰言已恥辱之甚無所自措故曰誰有能忍媿者以我顏寄之誰欲遠行去者當與相從適於蠻夷不能見朝廷之士也於赫三事匪俊匪

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於歎辭也三事三公之位也度居也言三公顯職以賢俊為之我雖微蔑方自勉厲終當居此也度音大各反後並同

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師古曰華華山也華山雖高企仰則能齊觀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

可及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于往也尤過也自戒云今以往勿貳其過一曰貳不一也言心不專一致此過也隊彼令聲

申此擇辭師古曰令善也擇可擇之辭一曰擇謂創也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

履師古曰戒他人初宣帝寵姬張婕妤好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

材有意欲已為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

上欲感風憲王輔已禮讓之臣師古曰風讀曰颯迺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

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

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呂玄成為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

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師古曰於歎辭也

玷復音房目反難古因已戒示子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師古曰於歎辭也

小子既德靡逮師古曰逮及也曾是車服荒嫚師古曰會明明天子

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師古曰恤安也九我既茲恤惟夙惟夜

事師古曰夙早也言畏忌是申供事靡惰師古曰申言自約天子我監登我三

度漣漣孔懷應劭曰我既此登為丞相也先居茲度父所在也臣瓚曰案古文宅司直

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御事治事之吏也羣公百僚我嘉我

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三事惟韃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已居尊位懼不克

與我心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吾所度退其罔日師古曰我雖畢力於此昔

我之隊畏不此居師古曰居合今我度茲戚戚其懼師古曰度嗟我後人

命其靡常靖享爾位瞻仰靡荒師古曰靖謀也享當也言天會無慎爾會同

戒爾車服無媚爾儀師古曰媚亦古情爾無我視不慎不整

我之此復惟祿之幸師古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福於戲後人惟肅惟

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初賢曰昭帝時徙平陵玄

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

父墓上許焉子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

國至玄孫迺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

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

哀帝為定陶王時賞為太傅哀帝即位賞曰舊恩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列為三公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呂壽終宗族
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
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
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
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
八者郡國之
數也百六十七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
所宗廟之數也帝古曰悼皇考者宣
帝之父即史皇孫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
高廟有便殿
寢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
帝之父即史皇孫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
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便殿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
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
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
六月七月三伏立秋驅婁又嘗案八月先夕饋殮皆一太牢耐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
太牢十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
也說是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
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

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
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
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
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
廼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
宜師古曰言
不必同也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自立宗廟師古曰親謂
親臨幸處也
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師古曰銷遏逆
亂使不得萌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
四方同軌蠻貊貢職師古曰同軌言車轍
皆同示法制齊也又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
尊祀師古曰共
讀曰恭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
如不祭師古曰論語載孔
子之言與讀曰預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
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
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

出生於心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師古曰言情禮皆備

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且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

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師古曰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雍篇祖太祖之詩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也辟百

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承事也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

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且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

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

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

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且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師古曰著亦明也

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師古曰顯與專同其與

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

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且下五廟而迭毀

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云迭也音大結反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

也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一一祭之也祫合也禘音大禘音洽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

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師古曰昭穆者父子易其號序也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

昭故學者改昭為韶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師古曰祖所從出者且其祖配之而立四廟

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且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

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師古曰殺漸降也音所例反周之所且七廟

者且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且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

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

之業師古曰二聖文王武王也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且行為諡而已師古曰謂之成

王則是以行表諡也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師古曰遠難也音于萬反臣愚且為高帝受

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

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

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

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悼皇考於元帝祖也大司馬車

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言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

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出美人重絕人

類實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

之廟廷尉忠臣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

廟師古曰忠尹忠也懷卻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言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

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師古曰重難也依違者一年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迺下詔曰蓋

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

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

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

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巨百姓晏然咸

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

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一體謂俱為

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臣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

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

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

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

奏可議者又言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祀

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師古曰此禮記祭法之言瀆煩汗也數音所角反宜復古禮四時

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師古曰開音工竟反上亦不改也明年

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

於寢師古曰適讀曰嫡也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

穆穆清廟肅雍顯相又曰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眾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

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

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

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

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

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
歲餘玄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
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
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
思育休烈巨章祖宗之盛功師古曰育養也 休美也 烈業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
經往者有司巨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巨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
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
親奉郡國廟可止母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
不敢失師古曰不 敢失禮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巨廟楚王夢亦
有其序師古曰序緒 也謂端緒也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
禩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
巨民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巨修立禮凶年則

歲事不舉巨祖禩之意為不樂是巨不敢復師古曰復 音房目反如誠非禮義
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師古曰如若也 中音竹仲反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
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
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師古曰右 讀曰佑開賜皇帝眉壽亡疆師古曰眉壽言 壽考而眉秀也
疆竟也今所疾日瘳平復反常師古曰反 猶還也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
廟曰往者大臣巨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師古曰 休美也
典法也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 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
而尊其制是巨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
墮繼烈巨下五廟而遷師古曰墮毀也 烈業也 繼謂 始嗣位者也 墮音火規反上陳太祖間歲而禘
師古曰間歲 隔一歲也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
又巨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
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 也公子去其所而為太

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女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

明繼祖不得顧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園廟間祠皆可亡修師古曰間音工竟反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

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烈祖之篇

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故衡總引之子孫本支陳錫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于文王孫子

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師古曰言不敢不從即曰令曰師古曰令善也謂吉日也遷太上孝惠廟孝

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巨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

今皇帝未受茲福迺有不能共職之疾師古曰共讀曰恭皇帝願復修立承

祀臣衡等咸曰為禮不得師古曰於禮不合也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

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大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

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

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曰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

統背制不可已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

師古曰六藝之經也無所依緣巨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

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

百神有所歸息師古曰息止也諸廟皆同文父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

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

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

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師古曰與讀曰預其下亦同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

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巨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師古曰卒終也

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廟親盡宜

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

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

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巨無繼嗣河平元

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
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成帝崩哀帝即位丞
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
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
與臣愚臣為迭毀之次當曰時定非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臣
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
十三人皆曰為繼祖宗曰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
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
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
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
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
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眾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為將率也言

出師象盛有如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獫狁懲其侵暴則南荆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嘽嘽音他丹反推音他回反

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

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

師古曰宗器宗廟之器也

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

不絕如綫

師古曰綫縷也音思薦反

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微無也被髮左衽戎狄之服言無管仲佐齊桓公征討則中夏皆將為戎狄也

是故弃桓

之過而錄其功曰為伯首

師古曰伯讀曰霸

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

氏

師古曰氏讀曰支

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

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
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帛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
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
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曰為逆者非一人也
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
無安寧之時師古曰罷讀曰疲廼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

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師古曰昆音下門反置五屬國起朔方

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呂斷匈奴之左臂師古曰樂音來各反

浪音郎浪音郎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呂鬲音來各反姑羌裂

匈奴之右肩師古曰姑音而遮反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

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呂大安天下富

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師古曰撫讀曰尊其字從木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

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

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

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

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呂

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

二天子七口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

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師古曰

禮也師古曰殺音所例反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

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雅已之弟也武丁小乙之子周公為母逸

之戒舉殷三宗呂勸成王師古曰母逸尚書篇名戒以無逸豫也繇是言之宗無數也師古

曰繇與由同也然則所呂勸帝者之功德博矣呂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

毀呂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

功施於民則祀之呂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

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

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

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爰師古曰召南甘棠之

詩也解已在前鬚字與前同步音步葛反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

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已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

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已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

議用衆儒之謀既已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已為

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

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欽議可欽又已為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

殺漸也去音丘呂反殺音所例反其下並同也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

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禰則時享壇禪則歲貢張晏曰去禰為壇禪地而祭也師古曰禰是遠祖也菜土為

壇除地為禰禰音他堯反禰音善大帝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迺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禰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迺來助祭德盛

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淳曰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

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

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于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弃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自

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失禮意矣

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師古曰諡義也諡孝魏相也

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師古曰父魏相也

為士子為天子祭曰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

民滿千六百家已為縣臣愚已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

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師古曰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已禮不復

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已

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已數故孝元世已孝景皇帝及皇考廟

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諡曰悼裁置奉邑

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

父為士子為天子祭曰天子者迺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

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

明園毀勿修張晏曰奉明園悼皇考園也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

司徒掾班彪曰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漢承亡秦絕

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番滋師古曰蕃音扶元反貢禹毀

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復音扶日反

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

議劉歆博而篤矣

韋賢傳第四十三

魏書卷七十三

漢書七十三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漢書七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徒平陵少學易後蓋承淺近之書為妄深矣

為郡卒史舉賢良已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

客詐稱御史止傳師古曰傳謂縣之傳舍丞不巳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

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師古曰殺之於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

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

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迺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

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已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

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師古曰始危也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已

責過相曰幼主新立已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已丞

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師古曰惟思也

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
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為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遮大將

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已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
上書關吏已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師古曰光心以武庫

殺不辜之獄也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考案郡國
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與相書曰朝廷

已深知弱翁行治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師古曰易
君子臧器於身待時而動言不顯見其材能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蘇林曰霽音限齊之齊臣瓚曰此兩霽字也霽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音才

諸反又音子詣反居部二歲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
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已

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相因
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師古曰解及

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已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師古曰繇與
由同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

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籍恣出入也或夜詔門出
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師古曰寢漸也不制不可制御也宜有已損奪其權破散陰謀

已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
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

副封已防雍蔽師古曰雍讀曰雍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
許后之謀始得上聞迺罷其三侯令就第師古曰禹及雲山也親屬皆出補吏

於是韋賢已老病免相遂代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
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

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甚稱
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

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迺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已動兵師古曰不可以兵事動之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老子道經之言民已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已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不得其人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一十二人臣愚已爲此

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

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

迺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

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

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

願陛下與平昌侯

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迺可

師古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上帝之身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

從其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

師古曰既觀國家故

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

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朝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

師古曰虞與娛同

臣相幸

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已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

師古曰本趨末

農業也末商賈也趨讀曰趣

或有飢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

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

師古曰惟思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因也

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

民貧窮發倉廩賑之餒師古曰餒餓也音適賄反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師古曰言其往來不絕也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

波池師古曰弛放也言不禁障之也波音波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飲馬也酤酒者糜費深也貯積者滯米粟也所已周

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

已備凶災師古曰謂視年歲之豐儉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師古曰畜讀曰蓄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

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師古曰慮思也賴明詔振採廼得蒙更生師古曰採古救字今歲不登穀暴騰踴師古曰價忽大貴也臨秋收斂猶有乏者

至春恐甚亡已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已撫海內師古曰繇由帥循也繇與由同由從也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為標

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已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已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古曰豫卦象辭也忒差也天地變化必繇陰陽師古曰繇與由同

陰陽之分已日為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生生者國故為規南方

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曰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茲五帝所司各

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已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已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閉密也夏興坎治則

電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已乘四時師古曰乘治也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已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

暑

節

寒

暑

節

寒

暑

節

寒

暑

節

寒

暑

節

寒

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師古曰遂成也木茂鳥獸

蕃師古曰中古草字蕃多也音扶元反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

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師古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繇與由同其下類此

臣愚曰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

第八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

天子所服曰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師古曰蕭何周昌也謹與將

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

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

順四時曰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師古曰究竟也是奉宗廟安天下之

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曰王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師古曰服說足也

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見音五奚反四人各職一時大

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曰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

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疲於軍事者也罷音疲一日新從軍而休罷者也音薄蟹反

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

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

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曰和陰陽天下幸甚相

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

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

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

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師古曰弘坐騎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

至宗廟下大不敬也

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曰故廷尉監徵師古

曰被召詣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曰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

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吉擇謹

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師古曰閒讀曰閑開寬淨之處也燥高敞也吉治巫蠱事連歲

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宮並在盤屋往來二宮之間望氣者

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

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

至天明不得入穰還曰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

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繫獄者既

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及四海也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次下亦同吉數敕保養

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曰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車騎

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曰行淫亂廢光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

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

內憂懼欲亟聞嗣主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發喪之日曰大誼立後師古曰雖無嫡嗣

有奉故云大誼所立非其人復曰大誼廢之師古曰恐危社稷故廢黜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

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

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

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外人民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師古曰晉說是也吉前使居

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

將軍詳大議參曰蒼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師古曰侍大后令天下昭然知

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師古曰省納口用之遂尊立皇曾孫遣

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曰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師古曰督謂視察之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師古曰茂美也詩不云虘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柳之詩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

封之及其生存也

應劭曰吉時病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掩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也

上憂吉疾不起

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且及子

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師古曰瘳與愈同吉上書固

辭自陳不宜曰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

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

醫藥且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

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

休告

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

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

私然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艾吉曰夫且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

焉後人代吉因且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

過揚善吉馭吏者酒數逋蕩師古曰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所供之職而游放也者讀曰嗜嘗從吉出醉歐

丞相車上

師古曰歐吐也音一口反

西曹主吏白欲斥之

師古曰斥弃逐

吉曰且醉飽之失去

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師古曰言無所容身也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

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蓐也音困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

塞發犇命警備事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有命則奔赴之言應速也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

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師古曰刺謂探候之也知虜入雲

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師古曰遽速也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

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

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曰虜所入

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師古曰卒讀曰猝曰得譴讓師古曰讓責也而

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迺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

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師古曰繇與由同

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李奇曰清道時反羣鬪也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清淨

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師古曰喘急也音昌亮反吉

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曰譏

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

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

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師古曰少音式邵反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

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曰問之掾史迺服

曰吉知大體五鳳二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

可曰自代者師古曰不諱言死不可復言也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

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

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

自曰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

臣右唯上察之上曰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

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曰

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曰

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曰

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
 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薨諡曰定侯
 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為諸
 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廼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丞相吉
 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
 為言然後廼已師古曰免其罪罰也吉中子禹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中壘校
 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為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言臣少時為
 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曰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
 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
 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卧庭上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後遭
 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
 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邸治獄姓誰名如言皇孫不當在獄官宜屬郡縣也文類曰不當在郡邸官也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

也誰如者其人名不作誰字言姓又非也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
 還及組曰滿當去皇孫思慕吉曰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
 數月廼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臧之官也食讀曰時吉得食米肉月月曰給皇孫吉即時病師古曰有病時也輒使
 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
 皇孫敖盪師古曰去離也敖游戲也盪放也盪讀與蕩同數奏甘毳食物師古曰奏進也所曰擁全神
 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師古曰徼曰韓
要也音工堯反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已存君不足比也師古曰
詩外傳云晉公子重耳之亡也過曹里見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也孝宣皇帝時臣上書
 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師古曰刪削也專歸美於組徵
 卿組徵卿皆已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
 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

奪爵為關內侯臣愚曰為宜復其爵邑師古曰復音防目反曰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曰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曰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曰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曰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廼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師古曰繇與由同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

為元首臣為股肱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元首曰明哉股肱良哉也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

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師古

曰各位在眾臣之上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師古曰稱副也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虛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也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西川世鳳節
氏圖南書

漢書七十四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漢書七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睦弘字孟魯國蕃人也

師古曰睦音息隨反今河朔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韋昭應劭並云音桂非也今有吳姓乃音桂耳漢之決錄又不作睦字寧

可混糅將為一族又近代學者旁引吳氏譜以相附著私譜之文出於閭巷家自為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寧足據乎蕃音皮少時好俠鬪雞

走馬長廼變節從嬴公受春秋

師古曰嬴姓也公長老之號耳

曰明經為議郎至符節

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

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

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

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樹也

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

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曰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

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

師古曰僵偃也偃臥於地音居

反羊非人刀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

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康曰誰問差擇也問擇天下賢人也禮曰帝位師古曰禮古禪字也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曰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師古曰內官署名百官表之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賜者其長之名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曰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曰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年老曰壽終族子勝亦曰儒顯名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師古曰共讀如恭恭王名餘景帝之子也曰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師古曰姓簡名卿簡音姦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執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徵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師古曰每出游戲也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師古曰之往也王怒謂勝為祆言縛曰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曰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謂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也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曰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師古曰卒終也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曰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師古曰省視也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曰與謀廢立師古曰與讀曰豫

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已

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師古曰惟思也孝武皇帝躬仁誼厲

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氏羌昆明旣駘兩越師古曰旣駘駘皆越號東定

歲貉朝鮮張晏曰歲也貉也在遼東之東師古曰歲字與穢同貉音莫客反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

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

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

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師古曰況賜也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

魚師古曰效致也鉅大也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

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

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百姓流離物

故者過半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民相食畜

積至今未復師古曰畜讀曰蓄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

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

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師古曰蔡義田廣明劾

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

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

下世世獻納呂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

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曰罪死霸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霸引之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

不怠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

室屋殺六千餘人上廼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

錢下詔曰益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

羣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與列侯中二千

石博問術士有巨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為諫大

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

上為君師古曰見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上亦已見是親信之師

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已為可傳故傳耳朝

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曰通謂陳

為勝素服五日已報師傅之恩儒者已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

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師古曰地

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

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也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

卿師古曰從父昆弟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又

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已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

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已應敵

建卒自顯門名經師古曰顯與專同專門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

兼為左曹太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

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為豫章大

守而建子千秋亦為少府太子少傅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師古曰

贛貧賤已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師古曰共令極意學既成為

郡史察舉補小黃令已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

賊者不敢起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師古曰以課最而被三老官屬上書

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師古曰依許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已亡身

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已風雨寒

温為候

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

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

年呂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

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師古曰言且欲有此事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

中天子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呂功舉賢則萬化

成瑞應著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施教化者也二曰萬物之類也末世呂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

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

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二率相准如此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

會議温室師古曰温室殿名也皆呂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呂課事刺史

復呂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

之是時中書令石顯師古曰顯與專同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

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師古曰以間宴時而入見天子問上曰幽厲之

君何呂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

巧佞而用之邪將呂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呂知其不

賢也上曰呂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

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呂至於

是師古曰卒終也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

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刀趙高政

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呂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

呂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呂視

萬世之君師古曰視讀曰示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

涌地震石墮夏霜冬露師古曰雷古雷字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

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陛下視

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陛下視

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師古曰與

讀曰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曰為不在此人也師古曰瘡與愈同愈猶勝也言

日又不由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

也上良久迺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

如知之何故用之師古曰如若也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

天下之士者是矣師古曰圖謀也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師古曰

此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

中郎任良姚平願曰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曰

防雍塞師古曰雍讀曰雍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師古曰出建言宜試

曰房為郡守師古曰立議云然也元帝於是曰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

曰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

已下如淳曰令長屬縣自課第殿最歲竟乘傳奏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其下亦同天子許焉房自知數曰

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

太守憂懼房曰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曰來蒙氣衰

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曰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

息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

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已卯臣拜為太守

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師古曰言權臣蔽主之明故已出為郡守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

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迺辛巳蒙

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師古曰覆掩蔽也

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

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

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曰臣曰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

始去寒涌水為災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水涌出也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

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師古曰自云不避死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

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責也恐未效而死

惟陛下毋使臣塞漏水之異師古曰塞亦當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師古曰陝弘農之縣也音式冉反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

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日為八十分起夜半是為戊子之日日在

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已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溫不效後九十一日為還風還風暴風也風為教令言正令還也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孟康曰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之時陰道盛猶上薄日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

光如此但日無光不食也

改必有星亡之異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晝食為既夜食為盡而星亡為星不見也臣願出任良試考功

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

與同心不若呂為太守此其所呂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迺蒙氣所呂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

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師古曰易輕也音弋鼓反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

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呂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具說之呂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為衆

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師古曰恐不可也博曰前楚王朝薦

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

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師古
曰韋玄成也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
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呂御史大夫鄭弘
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呂鈞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
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固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
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呂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
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誑誤諸侯王語在憲
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
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
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
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

時平昌侯王臨呂宣布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
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
雖愚為用師古曰鄉讀曰嚮若迺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
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
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也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孟康曰東方木水生於亥盛於卯水性受水氣
而生貫地而出故為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為陰賊也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
二陰並行是曰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為二
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賈氏說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為戒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師古曰
儒者以為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為學者雖駁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
為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
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孟康曰
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南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孟
火生火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加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孟
受故為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為廉貞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孟
曰西方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為物喜以利刃加二陽並行是曰王者吉午酉
於萬物故為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

也詩曰吉日庚午師古曰小雅吉日之詩也其詩曰吉日庚午既上方之情樂也

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

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為姦邪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孟康曰

正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巳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巳待

物至萬事雖眾何聞而不諭師古曰諭謂曉解之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

於巳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

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巳大陰下抵建前

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

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巳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張晏曰平昌侯

未為邪時占知平昌侯為邪人此當言巳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不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

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為五音四刑散為十二律也愚臣誠不敢巳語邪人上巳奉為中郎召問奉

來者巳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孟康曰

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張晏曰禮君燕

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為正北與東為

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為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時復

者反正孟康曰巳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

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

退師古曰繇與由同參之六合五行則可巳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

辰疏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

辰疏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

辰疏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

辰疏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

辰疏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

辰疏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

辰疏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

辰疏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

甚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觀

性巨歷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晉灼曰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巳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性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

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道周萬物故曰顯諸仁日用不知故曰臧諸用也露之則不神獨行

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飢

疫尤甚上廼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巨假貧民勿租稅損

太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

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

月巳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

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

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

落大上廟殿壁木飾壞敗獮道縣師古曰獮音完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

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

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

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巨陷刑辟朕甚閔焉憚怛於心師古曰憚音千感反已

詔吏虛倉廩開府臧振捄貧民師古曰捄音救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師古曰戒音古

有可蠲除減省巨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

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

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巨視聖人名之曰

道師古曰視讀曰示下亦類此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

歷陳成敗巨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

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

之安危至秦廼不說傷之巨法師古曰說音悅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也是巨大道不通

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師古曰燭照也布德流惠靡有

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師古曰賦謂分給之恩澤甚厚

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

要十月之交篇師古曰小雅篇名也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

穴處知雨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

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已然者陽

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臧

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呂

庚寅初用事歷呂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二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歷中甲庚律

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戌為公正寅午為廉貞晉灼曰木數三寅日臨

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師古曰大令謂虛倉廩開

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府庫之屬也復補也音扶目反

明賢賢此聖王之所已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

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已舅后之家為

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

上官足已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

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已百數皆不得天性師古曰絕男女之好也

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

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

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唯

陛下財察師古曰財與裁同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已為

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

前漢七十五

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臣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
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
賜聞卒其終始師古曰問空際也卒盡也上復延問臣得失奉臣為祭天地於雲陽
汾陰及諸寢廟不臣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
難供臣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錄來久師古曰畜讀曰蓄錄與由同不改其本
難臣末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臣與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三篇以告之遂乃遷都事見尚書也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
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
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
臺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重民之財
廢而不為其積土甚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也又下遺詔不起山墳
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

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臣應有常也必有
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
左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師古曰鄉讀曰嚮介隔也礙也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
里臣為關而入教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臣自娛東厭諸侯之權
西遠羌胡之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一乘反遠音于萬反陛下共已亡為師古曰共讀曰恭按成周之居
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
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如淳曰亶居猶虛居也欲徙都乃可更制度也師古曰亶讀曰但但居謂依舊都也故願陛下
下遷都正本眾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
畜師古曰畜讀曰蓄次下亦同臣聞三代之祖積德臣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
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臣周召為輔師古曰召讀曰邵有司各敬
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師古曰言所任皆得賢材也天下甫二世耳師古曰甫始也然周公猶作
詩書深戒成王臣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周書亡逸篇也其書曰周公

曰烏虜毋若殷王紂之迷亂于酒德哉是也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

不易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衆也駿大也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為鏡知天之大命甚難也今漢

初取天下起於豐沛呂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

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廼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

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如淳曰呂后為主不得為世數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

明然亡周召之佐師古曰召讀曰邵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呂疾疫百姓菜

色或至相食師古曰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黃為菜色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師古曰比頻也溷汗

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

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

之於呂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呂東行張晏

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

大行考室之禮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饗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詩于之詩序曰斯于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雖周

之隆盛亡呂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

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般庚

遷般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

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

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呂中郎為博

士諫大夫年老呂壽終子及孫皆呂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

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

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為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

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

家有中衰院會之象其意呂為且有洪水為災廼說根曰書云天

聰明

師古曰虞書皋陶謨之辭也天視聽人君之行不可不與慎也

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

孟康曰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

也樞是其迴轉者也

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極為一體故曰通位帝紀也

太微四門廣開大道

孟康曰太微天之南宮也四門

五經六緯尊術顯士

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晏曰六緯五經就太微之四門也

少微處士為比為輔

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主處士儒學之官為太微輔佐也

翼張舒布燭臨四海

張晏曰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布張廣也翼翹夾張故言也

故次帝廷女宮在後

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次太微為天帝廷女宮謂軒轅星也

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

師古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易音弋一反

天官上相上

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為上將東垣為上相各專一面而正天之朝事也

將皆顯面正朝

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為上將東垣為上相各專一面而正天之朝事也

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

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為上將東垣為上相各專一面而正天之朝事也

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

昔秦穆公說談談之言任乞乞之

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

師古曰談談小善也乞乞壯健也謂聽杞子逢孫楊孫之言言禦而敗於殽三帥盡獲匹馬隻輪皆無

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

西域德列王道

師古曰謂首歸三帥之後穆公自悔作秦誓云雖則自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僞自言前有云然之過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

過失矣百里奚本虞人也穆公用之卒成霸業

一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

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

過失矣百里奚本虞人也穆公用之卒成霸業

過失矣百里奚本虞人也穆公用之卒成霸業

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呂來臣子貴盛未嘗至

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已保身命全子

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

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

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

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錄俗

師古曰錄讀與謠同錄俗者謂若童

師古曰錄讀與謠同錄俗者謂若童

呂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

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

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

師古曰將引致大寇也

之徵也彗星爭明

庶雄為桀大寇之引也

此二者

師古曰將引致大寇也

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

此獨未效閒者重呂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

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

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師古曰旁附也仍頻也重音直用反

日數湛於極陽之色

羽氣乘宮

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為極陽也色宜明耀而無光也

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

角而過

羽氣乘宮

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

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

諺及輿人之誦

呂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

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

師古曰將引致大寇也

內反

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

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

師古曰將引致大寇也

之徵也彗星爭明

庶雄為桀大寇之引也

此二者

師古曰將引致大寇也

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

此獨未效閒者重呂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

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

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師古曰旁附也仍頻也重音直用反

日數湛於極陽之色

羽氣乘宮

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為極陽也色宜明耀而無光也

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

角而過

羽氣乘宮

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

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

諺及輿人之誦

呂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

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

師古曰將引致大寇也

內反

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

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

師古曰將引致大寇也

之徵也彗星爭明

庶雄為桀大寇之引也

此二者

師古曰將引致大寇也

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

此獨未效閒者重呂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

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

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師古曰旁附也仍頻也重音直用反

日數湛於極陽之色

羽氣乘宮

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為極陽也色宜明耀而無光也

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

角而過

羽氣乘宮

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

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

少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君也晉灼曰羽北方水也水陰為臣宮中央土也土為君今水乘土言臣氣勝於君也起風積雲又錯曰山崩地

動河不用其道師古曰錯雜也言河徒流不從故道也盛冬雷電潛龍為孽孟康曰黑龍冬見張晏曰五行傳曰龍見井中

幽囚之象也繼曰隕星流彗維填上見孟康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曰天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日蝕有背鄉師古曰背音步內反鄉讀曰嚮此亦高下易居洪水

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

期師古曰言可延期得禮災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屬音之欲反日月光精時

雨氣應師古曰精謂光明也此皇天右漢亡已也師古曰右讀曰祐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

求幽隱拔擢天士任呂大職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晉灼曰嚴君平言師於諸天士天士應宿台鼎之臣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諸

闕茸佞調抱虛求進師古曰闕音吐臘反茸音人勇反調古誦字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

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趨邪陰湛溺太陽師古曰趨字與躍同湛讀曰沈為

主結怨於民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

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仰見效可信者

也孟康曰天文志云縣上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今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及諸蓄水連

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呂助損邪陰之盛案行事考變

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服虔曰姓名也曉水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

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

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極言毋

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

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曰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

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眾賢待詔

師古曰過猶謬也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見亡曰自

效師古曰比頻也復特見延問至誠自曰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

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師古曰間謂空隙之時也宿音先就

反留音力救反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曰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

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在天成象故曰

縣象也夫日者眾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師古曰晷景也故曰

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日陽君登朝

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

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晦昧亡光師古曰晦與暗同又音烏感反

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陰雲邪氣起者法

為牽於女謁服虔曰謁請也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

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師古曰營謂繞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

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

師古曰瘡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

有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

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

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日貨財不可私

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

光明陰得施也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日

執不軌臣聞月者眾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

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

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日春夏與

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過軒轅

上后受氣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為后入太微帝廷楊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

厭厭如滅鄭氏曰厭音壓桑之壓師古曰音烏點反此為母后與政亂朝師古曰與讀曰豫陰陽俱傷兩

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也

任也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臣之任當得賢能者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

惡日崇社稷尊彊本朝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與令其盛彊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

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

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

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帝填星為女主也當曰義斷之營惑往來亡

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印張晏曰兩宮謂紫微太微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

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常從尾北而今貫之尾為後宮之義也

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孟康曰奎為天庫兵寇之

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

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

惑厥弛張晏曰厥弛動搖貌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師古曰進其黨類而擁蔽善人太白出

端門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

星也

不曰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

親疏之微師古曰微謂其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曰盪滌濁滅消散積惡師古曰穢同也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

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曰謹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

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彗師古曰彗與字同四孟皆出為易王

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曰篤右陛

下也師古曰篤厚也右與祐同祐猶助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曰戚戚欲速則不達經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三年一考功績三考一行黜陟也加曰號令不順四時

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

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

溼與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師古曰與溫也音於六反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

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

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

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師古曰此艮卦象辭

也言動止隨時則有光明也書曰敬授民時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言授下以四時之命不可不敬也故古之王者尊天

則有光明也

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呂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師古曰枹擊鼓之椎也音字其字從木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

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呂順時氣臣聞五行呂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

始所生孟康曰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陰動

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師古曰畎澮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刃謂

之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賦音工犬反澮音工外反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燁燁光貌寧安也令善也言陰陽失和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故百川又沸騰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王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解在劉向傳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

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

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

宜務崇陽抑陰呂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呂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

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能折挫之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

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呂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

故世陵夷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陵夷謂積替也馬不伏歷不可呂趨道士不素養不可呂重國師古曰伏歷謂伏槽歷而秣之也趨讀曰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呂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於上孔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

前漢書卷之五

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師古曰言在所

以勸厲之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呂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呂言事

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呂衰及

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師古曰不敢出言也邪偽並興外戚顯命

師古曰顯與專同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此行事之敗誠可

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

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

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

可呂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呂異又不通

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師古曰遣歸農業呂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明

朝廷皆賢材君子於呂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

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師古曰財與感同謂裁量而反思之

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

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

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

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呂尋言且有水

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

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呂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

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呂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

廣世服虔曰重平渤海縣也晉灼曰容丘東海縣也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

罔上惑眾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呂不敬論

後賀良等復私呂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呂明經通災

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呂為不合

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

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天所已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廼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師古曰言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人民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師古曰幾讀曰與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師古曰周書洪範五福之數也言得壽考而終其命也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呂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師古曰言山崩川竭也大異連仍盜賊並起師古曰仍頻也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師古曰慮漸滅亡也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師古曰右讀曰祐祐助也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

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呂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呂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也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呂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呂解光李尋輔政上呂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呂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師古曰幾過誤也幾為百姓獲福師古曰幾讀曰與卒無嘉應久旱為災呂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師古曰唯赦令不改餘皆除之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名傾覆國家誣罔主上

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滅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師古曰幽然子贛深贊明也

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師古曰謂易辭文及春秋之屬是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已矣師古曰性命玄遠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此皆論語述子貢之言也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

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睦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

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

言仿佛一端師古曰仿讀曰髣佛與髴同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

囚執睦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

危言刺譏構怨疆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呂失身悲夫師古曰易上繫辭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故贊引之也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終漢書七十五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漢書七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故屬河間師古曰言蠡吾舊屬河間後屬涿郡少為

郡吏州從事曰廉絜通敏下士為名師古曰敏謂材識捷疾也下音胡嫁反舉茂材平準令

察廉為陽翟令曰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

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孟康曰壻城上也師古曰方上在張湯傳建素豪俠賓客

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師古曰風讀曰諷於是收案致法師古曰致至也今至於罪

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豪豪桀也長者有名德之人也

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師古曰逆取曰篡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師古曰起居謂居止

之處及欲發起之狀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

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

廢王尊立宣帝廣漢曰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師古曰與讀曰豫遷潁川太

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李奇曰原音元師古曰原褚二姓也原讀如本字橫音胡孟反賓客犯為盜賊前

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賴

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

受記服虔曰受相訟職記也師古曰擇其中可使者獎厲而使之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

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師古曰遺知其事由某人發故結怨咎也又教吏為鉅笮蘇林曰鉅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笮

而託呂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姦

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師古曰面相斥曰訐音居又反又音居謝反廣漢得呂為耳目

盜賊呂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師古曰言諸事皆治理也治音直吏反一切解在平紀

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

徵廣漢呂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

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呂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

如淳曰尉亦薦籍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

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

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僵也仆頓也僵音薑什音赴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

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迺收捕之師古曰風讀曰諷無所逃按之臯立

具卽時伏辜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

旦尤善為鉤距呂得事情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眾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距也

後及馬參伍其賈呂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

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

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

舍謀共劫人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

為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令家將財物贖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

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師古曰曉謂喻告之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

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師古曰若束手則得免脫也脫音吐活反或時解脫師古曰若束手則得免脫也脫音吐活反自來雖合處牢

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

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

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師古曰謂辦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皆曰死無

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為書記以召之湖都亭長西至界上

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亭長既至

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師古曰謝告也何已不為致問

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

呂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音它狄

反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其後百石吏皆

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

呂為自漢興呂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

師古曰治音直吏反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讀曰縱喜音許吏反廣漢歎曰亂吾治者

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

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曰識天子意也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

光子博陸侯禹弟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嬰斧斬其門

關而去師古曰廋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廋所以居器器所時光女為皇后聞之

對帝涕泣帝心善之呂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

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專厲彊壯蠶氣師古曰

曰蠶與鋒同言鋒銳之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為

持難廣漢終曰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

疑男子蘇賢言之曰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師古曰按致其罪也尉史禹

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師古曰尉尉尉部史也禹其名賢父上書訟

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師古曰今就問

之不追入獄也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今音力成反

後呂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

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今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

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殺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如殺之

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府祠師古曰將耐祭宗廟而先繫齋也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

壽風曉丞相師古曰風讀曰諷欲呂脅之母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按驗愈

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

卽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

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收奴婢十餘人去責呂

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

呂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

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己過譴答傅婢出至外弟廼死不

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呂劫持奉公逆節

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呂

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師古曰斥徐逐遣之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

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

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

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讀曰况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

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劔人莫能當師古曰喜音許吏反是時大將軍霍

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師古曰變亂也及翁

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

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

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
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已為此吏倨放不遜師古曰放延
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為文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
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己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
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閔孺部分北翁歸部分南師古曰閔所舉應法
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
所居治理師古曰歷於郡中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
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師古曰邑子
也屬音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
之欲反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己私師古曰任翁歸
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
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諸縣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度

曰披有罪者籍也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不己無事
時其有所取也己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鄉
許仲孫師古曰鄉之縣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己
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
禁東海大治己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己
為右職接待己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
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師古曰比謂左右相次
保也此音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己姦黠主名敎使用類推迹盜
賊所過抵師古曰抵歸也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託師古曰類緩於小弱
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使所
莖師古曰莖斬責己負程不得取代師古曰負數也計其不中程輒笞督師古曰

笞音千臥反
師古曰莖斬
師古曰負數也計其
師古曰

極者至已鉄自剄而死

師古曰鉄所莖也音大夫之夫使其所莖故因以

京師畏

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

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無有遺失故為最也

翁歸為政雖

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温良謙退不引行能

驕人

師古曰謙古以為謙字

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

師古曰右猶上也

不異親

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引求賢為右

師古曰鄉讀曰嚮

治民異等早

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

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引奉祭

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

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刺王

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

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引得失時魏相引文學對策引為賞罰

所引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

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

韓義出身彊

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

師古曰殷之比干紂之諸父諫紂而死故以為喻也

宜

顯賞其子引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

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

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

告訐

師古曰構結也

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引為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更改

之教引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

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引禮意人人問引謠俗民所疾苦

俗謂閭里歌謠政教善惡也

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引為便可施行

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

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

師古曰校亦學也音效

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

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弃之市道

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為之象車馬之形也偶對也弃其物

於市之道上也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

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曰禮待用廣謀議

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春秋鄉社

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

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

師古曰趨讀曰趨鄉讀曰嚮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五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也相率曰孝弟不得舍

姦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仞佰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

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荆木也卽今之荆子也箠音止楚反皆便安之接

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

之何已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邪其人何以為此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

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師古曰瘖絕也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瘖音於今反延壽聞之對

掾史涕泣遣吏鑿治視師古曰遣醫治之而吏護視之厚復其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延壽嘗出臨

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救功曹議罰白師古曰令定其罪名而更白之還至府門門卒當

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曰事君而敬

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

敬不如父之兼敬愛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

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已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

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師古曰微無也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

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人為卒也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

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

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丞掾數白宜循

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

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掾皆曰為方春月

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

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

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呂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之故云相移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呂意告鄉部有呂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故令表顯以示勸勵延壽迺起聽事勞謝令丞呂下引見尉薦郡中欵然莫不傳相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呂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師古曰給給誑也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曰為更大赦不須考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

令并問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已為馮翊而有能各出已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師古曰每歲大試也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統方領晉灼曰以黃色素衣音於駕四馬傅總建幢祭李奇曰幢也晉灼曰傅著也總以纒縹飾無錯也建立也幢旌幢也祭也師古曰幢麾也祭有衣之儀也其衣以赤黑縹為之幢音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也羽葆聚尾為之亦今纛之類也植音常職反鼓車歌車孟康曰如今郊祀時備法駕也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祭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師古曰旁音步郎反歌者先居射室李奇曰都試射室也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服虔曰噉音叫呼之叫咷音條濯之條師古曰咷音七鈞反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師古曰鞬弓衣也音居言反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

輦居馬上抱弩負簡如淳曰簡盛弩箭也師古曰輦輦即輦也簡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輦音丁奚反輦音莫侯反又使騎士

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驂馬御者不見也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

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師古曰鈞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鈞殺人也鐔劍喉也又曰鐔似劍而小懸鐔音淫又音尋及取官錢

帛私假繇使吏師古曰假謂贖貨也繇讀與係同及治飾車甲三百萬自上於是望之劾

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眾庶皆

曰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

下公卿皆曰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曰解罪狡猾

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

車轂爭奏酒炙師古曰秦進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

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

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曰已為戒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子皆曰父言去

官不仕至孫威迺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眾得士死力

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

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曰鄉有秩

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者畜夫之類也察廉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

奇之師古曰延年時為大僕也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

皇帝蚤崩無嗣師古曰蚤古早字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

屬車之行遲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音之欲反今天子曰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

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急聞見善政化也拭音式國輔大臣未裊而昌邑小

輦先遷李奇曰輦輦小臣也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曰切諫顯名

擢為豫州刺史曰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大中大夫與于定

國並平尚書事曰正違忤大將軍霍光師古曰守正不阿也而使主兵車出軍

省減用度師古曰令其主節減軍興之用度也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

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呂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呂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師古曰衰音初為反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師古曰顯與專同下皆類此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師古曰著盛衰之跡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師古曰冥闇也宵夜也朏音它了反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呂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顯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弟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

休時存問召見呂列侯為天子師明詔呂恩不聽羣臣呂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曰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今兩侯呂出人情不相遠呂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直讀曰直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師古曰眇細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師古曰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言伊尹為湯臣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湯復貢之如此者五也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師古曰疊疊言勉強也舍

息也聲音尾

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師古曰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訖盡也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做愚

驚既無言佐思慮久處閒郡師古曰閒讀曰閑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

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師古曰年殺不孰也盜賊並起至攻官

寺募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做不敢愛身避

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

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師古曰有業言各得其所與之狀書奏天子徵做拜膠

東相賜黃金三十斤做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師古曰勸善懲勸善懲

惡師古曰懲止也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做

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由

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欽然師古曰欽音倉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

數出游獵做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

樂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也師古曰葉陽式涉反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

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師古曰抑抑心意絕者欲者師古曰者讀曰嗜將師古曰將

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師古曰輜車也輜音苗又音楚疑反下堂則從傅母師古曰輜音步千反又音步丁反

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綉繆文穎曰謂衣束結束綉繆也師古曰組紐之屬

此言尊貴所師古曰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師古曰從讀曰縱今太

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師古曰田獵縱欲為名於己田獵縱欲為名於己

上聞亦未宜也師古曰上聞聞於天子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

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做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

太守黃霸師古曰治行第一人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

於是制詔御史其師古曰膠東相做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

尹師古曰比頻也更歷也音工衡反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滯廢師古曰滯漸也長安市偷盜

尤多百賈苦之上曰問敞敞曰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

偷盜酋長數人應劭曰酋長帥師古曰酋音才由反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曰為長者

駭願一切受署師古曰自言願權補吏職也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師古曰貫緩也把執持也音布

且飲醉偷長曰赭汗其衣裾師古曰赭赤土也吏坐里閭閱出者師古曰閭謂里之門也汗

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

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桴其字從木也天子嘉之敞為人敏疾

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如淳曰有可貴異而大之者也晉灼曰越法縱舍即

廣漢然敞本治春秋已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

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

於三輔尤為劇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眾之多也穰音人掌反郡國二千石曰高弟入守及為

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曰罪過罷唯廣

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

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瓚曰

使御史驅自己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車之類也不欲見人以

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應劭曰撫大也孟康曰撫音誦

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

位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曰諫昌邑王超遷定

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行丞後望之先至

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

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師古曰天子惜敝故留所奏事不出而敝奏獨寢不下敝使卒捕掾絮舜有所案

驗李奇曰絮音絮師古曰賊捕掾主捕賊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

復案事敝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

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敝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

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廼棄舜市會立春行冤

獄使者出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舜家載尸并編敝教師古曰編聯也自言使者使者

奏敝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師古曰以其事為輕小也欲令敝得自便利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便音煩

面即先下敝前坐楊暉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敝免奏既下詣闕

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師古曰不還其本縣邑也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師古曰地

放也音師古曰就其所居處而召之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敝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敝

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

而敝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

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書上車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

坐殺賊捕掾絮舜本臣敝素所厚吏數蒙恩貸師古曰貸音土帶反臣有

章劾當免受記考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為符敎也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

忘義傷化薄俗臣竊已舜無狀枉法已誅之臣敝賊殺無辜鞠獄

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敝拜為冀州刺史敝起亡

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敝已

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師古曰區謂居止之所也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

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吏逐捕窮窘縱

迹皆入王宮敝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師古曰一乘車為二兩也圍守王宮搜索調

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蘇林曰轅掾也重轅重禁中師古曰重禁即今之廊舍也一虛為兩夏者也轅音老禁音扶分反敝傳吏

皆捕格斷頭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敝自監護吏而捕之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

皆捕格斷頭

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

皆捕格斷頭

皆捕格斷頭

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與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
為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
臣宜傳輔皇太子上呂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曰為敞能吏任治
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呂為左馮翊會病卒
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
皆至都尉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
多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
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
民尚敞且當呂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應劭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文冠晉灼曰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纒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廡一角今冠兩角以解廡為名耳師古曰晉說是也纒即今方目紗也纒音山爾反卷音去權反秦時獄法吏冠
柱後惠文武意欲呂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
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

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師古曰贛音貢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

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

尊無不對師古曰以施行詔條問之皆曉其事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師古曰署為守屬令

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為師也治尚書論語

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呂令舉幽州刺史

從事如淳曰漢儀注刺史得釋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遠西鹽官長如淳曰地理志遼西有鹽官

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如淳曰本西號也屬

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

常曰我為妻如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

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師古曰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尊

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

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號尊供張如法而辦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號供張也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

反巨高弟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

城為民父母師古曰城謂縣城也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巨今日

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巨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師古曰更

改也有如此者太守乃共為治者也明慎所職毋巨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

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師古曰趣讀曰促夫羽翮不修

則不可巨致千里闌內不理無以整外師古曰闌門也也音魚烈反府丞悉署吏行

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巨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

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

貪汙不軌師古曰汙濁也軌不修法制也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巨葬矣今將輔

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丞戒之戒之相

隨入獄矣師古曰意承教戒張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救之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

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

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為校尉主轉運事而屬護羌將軍護送軍糧委輸

而羌人反絕轉道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數萬圍尊尊巨千餘騎奔突羌賊功

未列上師古曰未列上於天子也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

宜久在閭巷上巨尊為郡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媚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

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邽九折阪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臣瓚曰邛山名也師古曰邛音來歎曰奉先人

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師古曰乘登也後巨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

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師古曰驅馬令疾行也王陽為

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

鄭寬中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

巨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師古曰前任傅相者須坐以王得罪及尊視事奉璽書

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

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

師古曰相鼠鄙風篇各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視也言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地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人無禮儀亦與鼠同不知速死也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

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

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廢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

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

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平尊也曰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

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師古曰顧念也負恃也安焉也如尊乃勇耳王

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師古曰陽為好語也尊舉

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師古曰視讀曰示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

情得師古曰謂尊所測正得其情也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

后徵史秦尊張晏曰太后名也韋昭曰徵召也召東平史令為秦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猶東平王后之稱謂也為相倨慢不

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

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

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

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

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師古曰皇后之屬官不復典

權衡譚迺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

位三公典五常九德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事見虞書皋陶謨也

召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

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日時皆奏行

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

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

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

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

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

席師古曰鄉讀曰嚮也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子當臨饗士時百官共職

萬眾會聚師古曰共讀曰供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

之下師古曰比周也音頻寐反動不中禮師古曰中當也音竹仲反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

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

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

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呂新即位重傷大臣師古曰重難也迺下御史

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非讀曰誹也猥歷奏大臣師古曰猥

多也曲也歷謂所奏非一人無正法飾成小過呂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

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呂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

數百人蘇林曰備音朋音灼曰音倍師古曰音音是也為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

迹射士千人逐捕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

賊數百人在轂下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逼近也發軍擊之不能得難呂視四夷師古曰視讀曰示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

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

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

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也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

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為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為尚書矣治音直吏反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師古曰當即發也尊又曰詔

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呂上尊出行縣

男子郭賜自言尊師古曰有冤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

舍師古曰公然而歸無所避畏者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疆不陵弱各得其所寬

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

嫚姍嫌師古曰姍古訕字也訕誹也音所諫反又音刪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先吏民多

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輿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虢州湖城縣取其名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曰

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
至已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

坐黜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卿也即前京兆尹王昌貶為鴈門太守甄遵河內太守也羣盜寤疆吏氣傷沮師古曰滯益也沮壞

也音才汝反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

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

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師古曰下音胡

反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師古曰效致也

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蘇林曰萬音矩音灼曰翦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翦作酒之家杜陵楊

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

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尊以正

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音憚說讀曰悅尊撥劇整亂誅

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

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

言庸違象龔滔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象恭敬過惡漫天也漫音莫干反一曰滔漫也

原其所由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師古曰謂其口

而惡心不信也好弓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搏其頰

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畫此議也傳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

浸潤加誣已復私怨師古曰浸潤猶漸染也復報也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

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雎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

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師古曰間音工竟反秦聽浸潤已誅良將魏信讒

言已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繫

已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砥音指首首式救反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

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岩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
 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曰功除
 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其一
 之大惡臣贊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無所陳怨愬罪尊曰京師廢亂羣盜並興
 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曰佞巧廢黜一尊之身
 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師古曰期年也音基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
 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願下公卿大
 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
 違放殛之刑也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反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正
 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合免官而已也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
 之辜不可但已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不可空然而止也即不如章飾文深詆曰愬無罪師古曰
 亦宜有誅曰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師古曰懲懲也唯明主參詳使白

黑分別書奏天子復曰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

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

馬師古曰以祭水也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曰身填金隄師古曰填

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

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

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

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曰安眾心吏

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

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奕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曰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

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

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

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曰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與妻決涕泣師古曰自謂將死故辭決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印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師古曰印讀曰為健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闕囚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

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曰其罪眾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張晏曰劉向作新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為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曰失身墮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翁歸抱公繫已為近世表張敞行行履忠進言師古曰行行疆敵之貌也音口翰反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媿之名師古曰媿古情字也謂走馬拍馬及畫眉王尊文武自將師古曰將助也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曰

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漢書卷七十七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漢書七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師古曰蓋音公蓋反明經為郡文學曰孝廉為郎舉

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各目所主

為名也戶將者主戶衛也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師古曰過殿門

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

師古曰不呂實也左遷為衛司馬蘇林曰如今衛士令也臣瓚曰漢注有衛屯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

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師古曰繇讀與係同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

屬曰下行衛者蘇林曰衛尉官屬也或曰詔遣使行衛者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行音下更反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

曰令詣官府門上謁辭文頴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曰法詣衛尉府門上謁也師古曰文說是也尚書責問衛

尉文頴曰由寬饒曰法令不給使尚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

先置衛輒上奏辭如淳曰天子出為天子先導先天子發故上奏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為司馬

漢書卷七十七

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師古曰禪音單其字從衣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

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

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衛卒數千人皆叩頭

自請願復畱共更一年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工衡反曰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曰

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

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

半用半不用師古曰曰其峻刻故有不用者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

莫敢犯禁師古曰繇讀與係同供徭役及為使而來者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

從西階上東鄉特坐師古曰言自尊抗無所誑也鄉讀曰嚮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

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

皆屬目卑下之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下音胡稼反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

沐猴與狗鬪師古曰沐猴鬪猴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叩視屋而歎師古曰說讀曰悅叩讀曰仰

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輒過之故多

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迺解寬饒

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半曰給吏民

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蘇林曰子自行或不取代公廉如此

然深刻喜陷害人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師古曰人皆怨之又好言

事刺譏奸犯上意師古曰奸音于上曰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

進或至九卿寬饒自己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

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

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師古曰疆禦梁而禦善者也故命君曰司察之位

擅君曰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

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曰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今君不務循職而

已迺欲曰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師古曰匡正也拂讀曰邪數進不用難聽之語

曰摩切左右非所曰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

法令言足曰飾君之辭文足曰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師古曰遠

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慕子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滅也用不訾之軀臨不

測之險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貲者言無貲量可曰比之貴重之極也不測謂深也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

而不訕師古曰挺然直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遇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撓也挺音吐鼎反大雅云既明且哲曰保其身

師古曰烝民之詩也言明智者可曰自全不至亡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

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寤

廢儒術不行師古曰寤漸也曰刑餘為周召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權輔也周謂周公旦也召謂召公奭也召讀曰邵曰法律

為詩書師古曰言曰行法成教化也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

曰傅子官曰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書奏上曰寬饒怨謫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曰為

寬饒指意欲求禮大逆不道師古曰禮古禪字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已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

忠直憂國曰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上書頌寬饒

曰師古曰頌謂稱其美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

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進有憂

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

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狎也屬讀如本字也職在司察直道

而行多仇少與師古曰仇怨讎也與黨與也上書陳國事有司劾曰大辟臣幸得從

大夫之後官曰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

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曰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為

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
京師為之語曰聞何闊逢諸葛師古曰言聞者何久闊不相見曰逢諸葛故也上嘉其節加豐秩
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曰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
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
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
師古曰歸誠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
臣豐驚怯文不足曰勸善武不足曰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
司隸校尉未有曰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
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師古曰卒讀曰瘞德無曰報厚使論議士
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師古曰素空也言不舉職務空食祿奉而已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
時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師古曰編謂聯大簡牘也使四方明知為惡
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師古曰却退也誠臣所甘心也夫曰布衣之士尚

猶有刎頸之交

師古曰刎斷也音吻

今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

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

感于天

師古曰溷亦濁也音下頓反

是曰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

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

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

師古曰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也

使尚書

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師古曰善

善褒賞善人也惡惡誅罰惡人也顯與專同

免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

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

師古曰懣音滿

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

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

師古曰並解於上也

隱公慈而殺於弟

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尚少已且攝位而卒為桓公所殺

叔武弟而殺於兄

師古曰叔武衛

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事在左傳僖二十八年叔武弟音大計反夫曰四子之行屈平之材師古曰屈平即是屈原也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

不足曰觀哉使臣殺身曰安國蒙誅曰顯君師古曰蒙被也臣誠願之獨恐

未有云補而為眾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壅忠

臣沮心智士杜口師古曰沮壞杜塞也沮音才汝反此愚臣之所懼也豐曰春夏繫治

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

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

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

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曰獲虛威朕不忍下吏曰為城門校尉不

內省諸已師古曰省察也而反怨堪猛曰求報舉師古曰舉言其事已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

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譽堪猛之美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不信之大者

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贛令蘇林曰贛音肥東海縣也上書言得失召見上

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

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曰符瑞天之所違

必先降曰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

天地曰饗魚鳥之瑞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易之瑞也事見今文尚書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

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虜雖夙夜自責改過

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師古曰窈窕幽閑也曰承

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師古曰塞滿也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

欲傾於卑賤之女欲曰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

語曰腐木不可曰為柱卑人不可曰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

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日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

心自念得曰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

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

理婦人女官也群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

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太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俱上書

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

之言師古曰狷急也音縮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譎諛之

士元首無失道之譽師古曰元首謂天子也謂古諂字也竊見諫大夫劉輔前曰縣令求

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眾也故得

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曰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

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

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師古曰令眾人知其罪狀而罰之昔趙

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鑿犢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曰為鳴犢鑿犢蓋鑿犢及實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舉殺鳴犢一人不論實犢也今天心未豫

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

坐直言所坐不著師古曰著明也天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諭之也同姓近臣本曰

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曰下見陛

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師古曰亟急也人有懼心師古曰人皆懼也精銳銷矣蘇林曰

師古曰音乃與反莫敢盡節正言非所曰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曰謂達四聰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徙繫輔共

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共讀與隸同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女嫁王家男又娶也祖父曰訾

徙平陵父賓明法令為御史事貢公師古曰貢禹也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

史至丞相大車屬如淳曰丞相大車屬如今公府御屬弟立與高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

善師古曰同門謂同師也喜為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

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師古曰執曰韋生曰革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

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

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矣孔鄉侯皇后父高

武侯呂三公封尚有因緣師古曰孔鄉侯傳晏也高武侯傳喜也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

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

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

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也言王者不知稼穡之艱難

唯從耽樂則致天喪無能壽考也故衰世之君天折蚤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此皆犯陰之害也臣

願呂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傅太

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顛制邪師古曰顛與專同也上遂下詔

曰朕幼而孤皇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曰禮至於成人

師古曰道讀曰導惠澤茂焉師古曰茂美也欲報之德曝天罔極師古曰詩小雅蓼莪之篇曰父

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呼昊天者陳已至誠也曝字與昊同前追號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

報未殊朕甚忍焉師古曰殊異也忍愧也音女六反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后父同

產子小自保大如淳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也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為崇祖

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崇又曰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

得罪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數曰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

昌佞調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

曰君門如市人何曰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崇對曰臣門如市臣

心如水師古曰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師古曰鄆音偃曰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

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師古曰除謂修飾掃除也設儲侍師古曰謂豫備器物也侍音丈紀反寶

自劾去忠固還之師古曰固者謂再三留之心內不平師古曰恨其去也後署寶主簿寶徙入

舍祭竈請比鄰忌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

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薄子既為之徙

舍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薄而大夫君

呂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師古曰言大夫呂為寶適可為主士安得獨自高前

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謂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

拙身拙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已忠

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鴻嘉

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

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群盜非本造意

渠率皆得悔過自出師古曰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首師古曰擅放群

率當坐者師古曰縱放也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

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為兖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

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

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已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總謂為草田

占云新自聖上書願呂入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新聖得此田請呂入官也有詔郡平田予直師古曰受其田而準價價

也直也錢有貴一萬萬呂上師古曰增於時價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

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

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

將軍如淳曰度過也過立而用根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呂寶著名西州

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

師古曰輯與集同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呂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

呂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

見如賓禮數月呂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

擊當順天氣取姦惡呂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讀曰詎詎豈也言掾

所部內豈有其人乎文叩曰無其人不取空受職師古曰叩讀曰仰謂仰頭而對也寶曰誰也文曰

霸陵杜穉李寶曰其次師古曰除穉季之外更有誰也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

師古曰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

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秦扈商事也郤與隙同自恐見

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曰穉季託寶

故寶窮無已復應文文怪寶氣索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

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師古曰闔閤也如此竟歲吏民

未敢誣明府也師古曰誣誣也即度穉季而譴它事李奇曰過度不治罪眾口謹譁終身

自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寶曰受教穉季耳自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塞也

不通水火謂雖鄰伍亦不往來也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

此師古曰具言恐懼改飾之狀也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師古曰睚音涯皆音才賜反睚又音五解反皆

又音仕解反已解於前也顧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值遇也分音扶問反直讀曰值也誠能自改嚴

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師古曰更改也趣讀曰促穉季遂不敢

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寶為京兆尹三歲京師稱

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穉季子

杜蒼字君敖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位徵寶為諫大夫遷

司隸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師古曰曰當能事慙而嫉之

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眾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

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舋曰揚我惡

師古曰撻舋謂挑發之也撻音它歷反舋音決挑音它聊反我當坐之上迺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

爭之上曰林明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

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

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

舉不敢避貴幸之執已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

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

纖介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師古曰蒙被也虧損

九

國家為訪不小臣請治昌呂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呂寶

名臣不忍誅迺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冤請

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呂春月

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師古曰論語稱

孔子之言其免寶為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呂為光祿大夫與

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為大司農會越雋郡上黃龍游江

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

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師古曰周書君

夷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夷是也兩不相損者言俱有令名也召讀曰邵說讀曰悅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

每有一事群臣同聲師古曰言雷同阿附妄說福祥得無非其美者師古曰言此非朝廷美事也時大臣

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呂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師古曰就問之也

寶對曰年七十諄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諄眊也眊與耄同自言老耄心志亂或供養之恩衰具

如所奏之章也諄音布內反共讀曰供音居用反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呂寶孫伉為

諸長師古曰伉音抗諸琅邪之縣也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

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躡也言承躡故事也與參謀議奏請隆為

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

呂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呂填萬方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上竟立

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呂高第入為京

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

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

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呂給共

養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共養勞賜壹出少府益不呂本臧給末用不呂民

力共浮費

師古曰共讀曰供

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領征伐迺

賜斧鉞

師古曰與專同也

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

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曰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

臣私恩微妾而曰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

李奇曰契缺也

僭非所曰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

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孫也論語云三

家者曰雍徹孔子曰相惟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

師古曰說讀

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

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亦同

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

交讓之禮與則虞芮之訟息

師古曰虞芮二國名文王為西伯為斷其訟一國各慙而止也

隆位九卿既無

曰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

蘇林

眾莫不聞舉錯不由誼理

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爭求之名自此始無曰示百

僚傷化失俗曰隆前有安國之言

如淳曰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也

左遷為沛郡都尉遷

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

徒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寃陷無辜不宜處位

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

事史立時為中太僕丁玄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崇者為

河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曰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

師古曰平陵汝南之縣也

並為郡吏

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

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

應劭曰宣帝王皇后父奉光封邛成侯成帝母亦姓王故曰父爵別之也

而侍中王林

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畱飲連日

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

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

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曰時

歸

師古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

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

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也冢

舍守家之舍也 並具知之。呂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畱界中。

而已。卽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為變，儲兵

馬。呂待之。師古曰：儲，豫備也。度音徒各反。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

剝其建鼓。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為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已召集號令為開閉之時。並自從吏兵

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

從童騎。師古曰：襜褕，曲裾禪衣也。童，騎童奴之騎也。身變服從，聞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

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

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

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師古曰：署謂書表其事也。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

衆庶謹誦呂為實死。師古曰：謹，謹衆議也。謹音許元反。成帝太后呂邛成太后愛林卿

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

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呂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閤

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

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

哉？我呂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師古曰：僵，偃也。仆，顛也。

也。偃音薑。什音社。詡至拜為美俗使者。文穎曰：宣美風化使者。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

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臧千金。師古曰：臧謂致罪之臧也。並為太守故辭鍾廷

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如淳曰：減死罪一等。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

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

畜賓客，呂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魚獵之為也。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

橫郡中。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

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

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

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呂謝百姓

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謂恃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

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師古曰好音呼到反見紀潁川

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

師古曰先為遺令也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

古曰贈終者布帛曰賻音附葬為小椁張晏曰禮三重棺趙簡子曰不設屬辟下卿之棺無餘器物也師古曰言止作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

郎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已加也

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言其德美可主正直之任也若采王生之言曰終其身斯近古之賢

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

也言有剛德者為難也已數子之名迹然母將汙於冀州孟康曰汙下也師古曰毋將隆為冀州牧與史立丁亥共奏馮太后

事是為汙曲也孫寶橈於定陵師古曰橈亦曲也謂受淳于長託而不治杜暉季也橈音女教反況俗人乎何並

之節亞尹翁歸云

漢書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第四十七

魏川中鳳園
氏圖印

漢書七十七

